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十六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四

吳山

陸樹聲

子彥章

瞿景淳

子汝稷

汝說

田一儁

沈懋學從孫壽民

懋學子

黃鳳翔

韓世能

余繼登

馮琦

從祖惟訥從父子咸

王圖

劉日寧

翁正春

劉應秋

子同升

唐文獻

楊道賓
陶望齡

李騰芳

蔡毅中

公鼎

羅喻義

姚希孟

許士柔

顧錫疇

吳山字曰靜高安人嘉靖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累
官禮部左侍郎三十五年改吏部尋代王用賓為禮部
尚書明年加太子太保山與嚴嵩鄉里嵩子世蕃介大

學士李本飲山欲與為婚姻山不可世蕃不悅而罷帝
欲用山內閣嵩密阻之府丞朱隆禧者考察罷官獻方
術得加禮部侍郎及卒請卹山執不與裕景二卿並建
國本未定三十九年冬帝忽諭禮部具景王之藩儀嵩
知帝激於郭希顏疏欲覘人心諷山留王山曰中外望
此久矣立具儀以奏王竟之藩司禮監黃錦嘗竊語山
曰公他日得為編氓幸矣王之藩非帝意也明年二月
朔日當食微陰厯官言曰食不見即同不食嵩以為天

眷趣部急上賀侍郎袁煒亦為言山仰首曰日方虧將誰欺耶仍抹護如常儀帝大怒山引罪帝謂山守禮無罪而責禮科對狀給事中李東華等震懼劾山請與同罪帝乃責山賣直沽名停東華俸嵩言罪在部臣帝乃貫東華等命姑識山罪吏科梁夢龍等見帝怒山甚又惡專劾山乃并吏部尚書吳鵬劾之詔鵬致仕山冠帶閒住時皆惜山而深快鵬之去穆宗即位召為南京禮部尚書堅辭不赴卒贈少保諡文端

陸樹聲字與吉松江華亭人初冒林姓及貴乃復家世業農樹聲少力田暇即讀書舉嘉靖二十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三十一年請急歸遭父喪久之起南京司業未幾復請告去起左諭德掌南京翰林院尋召還春坊不赴久之起太常卿掌南京祭酒事嚴敕學規著條教十二以勵諸生召為吏部右侍郎引病不拜隆慶中再起故官不就神宗嗣位即家拜禮部尚書初樹聲屢辭朝命中外高其風節遇要職必首舉樹聲唯恐

其不至張居正當國以得樹聲為重用後進禮先謁之
樹聲相對穆然意若不甚接者居正失望去一日以公
事詣政府見席稍偏熟視不就坐居正趣為正席其介
介如此北部要增歲幣兵部將許之樹聲力爭歲終陳
四方災異請帝循舊章省奏牘慎賞賚防壅蔽納讜言
崇儉德攬魁柄別忠邪詔皆嘉納萬曆改元中官不樂
樹聲屢宣詣會極門受旨且頻趣之比趨至則曹司常
事耳樹聲知其意連疏乞休居正語其弟樹德曰朝廷

行相平泉矣平泉者樹聲別號也樹聲聞之曰一史官
去國二十年豈復希揆席耶且虛拘何益其冬請愈力
乃命乘傳歸辭朝陳時政十事語多切中報聞而已居
正就邸舍與別問誰可代者舉萬士和林嫌比出國門
士大夫傾城追送皆謝不見樹聲端介恬雅脩然物表
難進易退通籍六十餘年居官未及一紀與徐階同里
高拱則同年生兩人相繼柄國皆辭疾不出為居正所
推卒不附也已給廩隸如制加太子少保再遣存問弟

樹德自有傳子彥章萬歷十七年進士樹聲誠毋就館
選隨以行人終養詔給月俸異數也樹聲年九十七卒
贈太子太保諡文定彥章有節槩官至南京刑部侍郎
瞿景淳字師道常熟人八歲能屬文久困諸生間教授
里中自給嘉靖二十三年舉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編
修鄭王厚烷以言事廢徙鳳陽景淳奉敕封其子載堦
為世子攝國事世子內懼贖重幣景淳却之時恭順侯
吳繼爵為正使已授幣慚景淳亦謝不納既而語景淳

曰上遣使密詞狀徵公吾幾中法滿九載遷侍讀請急
歸江南久苦倭總督胡宗憲師未捷景淳還京謁大學
士嚴嵩嵩語之曰倭旦夕且平胡總督才足辦南中人
短之何也景淳正色曰相公遙度之耳景淳自南來目
覩倭患胡君坐擁十萬師南中人不得一安枕臥相公
不欲聞誰為言者嵩愕然謝之歷侍讀學士掌院事改
太常卿領南京祭酒事就遷吏部右侍郎隆慶元年召
為禮部左侍郎用總校永樂大典勞兼翰林院學士支

二品俸侍經筵修嘉靖實錄疾作累疏乞骸骨歸踰年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懿為編修時典制誥錦衣陸炳先後四妻欲封最後者屬景淳撰詞不可介嚴嵩為請亦不應索金以投卒笑謝之子汝稷汝說汝稷字元立好學工屬文以廕補官三遷刑部主事扶溝知縣扶宗人神宗令予重比汝稷曰是微服至邑庭官自扶扶溝民耳謝上竟得釋歷黃州知府徙邵武再守辰州永順土司彭元錦助其弟保靖土司象坤與酉陽冉御龍相讐

殺汝稷馳檄元錦解兵去三土司皆安尋遷長蘆鹽運使以太僕少卿致仕尋卒汝說字星卿五歲而孤構文成輒跪薦父木主前萬歷中舉進士官至湖廣提學僉事亦以剛正聞子式躬別有傳

田一僞字德萬大田人隆慶二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萬歷五年吳中行攻張居正奪情趙用賢等繼之居正怒不測一僞偕侍講趙志臯修撰沈懋學等疏救格不入乃會王錫爵等詣居正陳大義一僞

詞尤峻居正心嘆之未幾志舉等皆逐一僞先請告歸
獲免居正歿起故官屢遷禮部左侍郎掌翰林院辭疾
歸未行卒一僞提身嚴苦家無贏貲贈禮部尚書懋學
字君典宣城人父寵字畏思嘉靖中舉鄉試授行唐知
縣以民不諳織紉置機杼教之調獲鹿徵授御史官至
廣西參議師貢安國歐陽德又從王畿錢德洪游知府
羅汝芳創講會御史耿定向聘寵與梅守德共主其席
懋學少有才名舉萬曆五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居正子

嗣修其同年生也疏既格不入乃三貽書勸嗣修諫嗣修不能用以工部尚書李幼滋與居正善復貽書為言幼滋報曰若所言宋人腐語趙氏所以不競也張公不奔喪與揖讓征誅並得聖賢中道豎儒安足知之幼滋初講學盜虛名至是緒紳不與焉懋學遂引疾歸居數年卒福王時追諡文節從孫壽民字眉生為諸生有聲崇禎九年行保舉法巡撫張國維以壽民應詔甫入都疏劾兵部尚書楊嗣昌奪情復攻總督熊文燦言嗣昌

挈軍旅權付文燦兵十二萬餉二百八十餘萬使賊面縛輿櫬猶應宣布皇威而後待以不死今乃講盟結約若與國然天下有授柄於賊而能制賊者乎通政張紹先寢不上壽民以書責紹先乃請上裁嗣昌皇恐待罪帝以疏違式命勿進壽民遂隱括兩疏上之留中少詹事黃道周歎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吾輩媿死矣後道周及何楷等相繼抗疏要自壽民發之壽民名動天下未幾移疾去講學姑山從游者數百人

福王時阮大鍼用事銜壽民劾嗣昌疏有大鍼妄陳條
畫鼓煽豐邑語必欲殺之壽民乃變姓名避之金華山
國變乃歸不復出

黃鳳翔字鳴周晉江人隆慶二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教
習內書堂輯前史宦官行事可為鑒戒者令誦習之世
宗實錄成進修撰萬歷五年張居正奪情杖諸諫者鳳
翔不平誦言於朝編纂章奏盡載諸諫疏及居正二子
會試示意鳳翔峻却之當主南畿試以王篆欲私其子

復謝不往屢遷南京國子祭酒省母歸起補北監時方校刻十三經註疏鳳翔言頃陛下去貞觀政要進講禮經甚善陛下讀曾子論孝曰敬父母遺體則當思珍護聖躬誦學記言學然後知不足則當思緝熙聖學察月令篇以四時敷政法天行健則可見聖治之當勤勵繹世子篇陳保傅之教齒學之儀則可見皇儲之當早建豫教疏入報聞尋擢禮部右侍郎洮河告警抗疏言多事之秋陛下宜屏游宴親政事以實圖安攘為今大計

惟用人理財二端宋臣有言平居無極言敢諫之臣則
臨難無敵愾致命之士鄒元標直聲勁節銓司特擬召
用其他建言遷謫如潘士藻孫如法亦擬量移而疏皆
中寢士氣日摧言路日塞平居祇懷祿養交臨難孰肯
捐軀為國家盡力哉昔宋藝祖欲積縑二百萬易遼人
首太宗移內藏上供物為用兵養士之資今戶部歲進
二十萬初非舊額積成常供陛下富有四海奈何自營
私蓄竊見都城寺觀丹碧熒煌梵剎之供奉齋醮之祈

禳何一不糜內帑與其要福於冥漠之鬼神孰若廣施於子遺之赤子帝不能用廷臣爭建儲久未得命帝諭閣臣以明春舉行大學士王家屏出語禮部鳳翔與尚書于慎行左侍郎李長春以冊立儀上帝怒俱奪俸意復變鳳翔又疏爭不報遂請告去二十年禮部左侍郎韓世能去張一桂未任而卒復起鳳翔代之尋改吏部拜南京禮部尚書以養親歸再起故官力以親老辭久之母卒遂不出卒於家天啟初諡文簡世能字存良長

州人鳳翔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與修世宗穆宗
實錄充經筵日講官歷侍讀祭酒禮部侍郎教習庶吉
士館閣文字是科為最盛世能嘗使朝鮮贈遺一無所
受

余繼登字世用交河人萬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
討與修會典成進修撰直講經筵尋進右中允充日講
官時講筵久輟侍臣無所納忠繼登與同官馮琦共進
通鑑講義傳以時政缺失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正

範五行傳切諫不報進禮部右侍郎二十六年以左侍郎攝部事陝西山西地震南都雷火古浪鐘自鳴紹興地湧血繼登於歲終類奏因請罷一切誅求開採之害民者時不能用雷擊太廟樹復請帝躬郊祀廟享冊立元子停礦稅撤中使帝優詔報聞而已旋擢本部尚書時將討播州楊應龍繼登請罷四川礦稅以佐兵食復上言頃者星躔失度水旱為沴太白晝見天不和也鑒

山開礦裂地求砂致狄道山崩地震地不和也閭閻窮困更加誅求帑藏空虛復責珠寶奸民蟻聚中使鴟張中外壅隔上下不交人不和也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為陰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象臣子不能感動君父言愈數愈厭故天以非常之變警悟陛下尚可恬然不為意乎帝不省繼登自署部事請元子冊立冠婚疏累上以不得請鬱鬱成疾每言及輒流涕曰大禮不舉吾禮官死不瞑目疾滿三月

連章乞休不許請停俸亦不許竟卒於官贈太子少保諡文恪繼登樸直慎密寡言笑當大事言議侃侃居家廉約學士曾朝節嘗過其里蓬蒿滿徑及病革視之擁粗布衾羊毳履足而已幼子應諸生試夫人請為一言終不可

馮琦字用韞臨朐人幼穎敏絕人年十九舉萬厯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會典成進侍講充日講官歷庶子三王並封議起移書王錫爵力爭之進少詹事

掌翰林院事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泣政勤敏力抑營
競尚書李戴倚重之二十七年九月太白太陰同見於
午又狄道山崩平地湧大小山五琦草疏偕尚書戴上
言近見太陰經天太白晝見已為極異至山陷成谷地
湧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也
竊惟上天無私惟民是聽欲承天意當順民心比來天
下賦額視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而民戶殷足者則十
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稅使出而民間之苦

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沍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
非細故也諸中使銜命而出所隨奸徒動以千百陛下
欲通商而彼專困商陛下欲愛民而彼專害民蓋近日
神奸有二其一工伺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上之其一
務剝小民畫有成謀假中官行之運機如鬼蜮取財盡
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儲蓄惟恃經營但
奪其數錢之利已絕其一日之生至於富民更蒙毒害
或陷以漏稅竊礦或誣之販鹽盜木布成詭計聲勢赫

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小民累足屏息無地得容利歸
羣奸怨萃朝宁夫以刺骨之窮抱傷心之痛一呼則易
動一動則難安今日猶承平民已洶洶脫有風塵之警
天下誰可保信者夫已拜誅闕白死此皆募民丁以為
兵用民財以為餉若一方窮民倡亂而四面應之於何
徵兵於何取餉哉陛下試遣忠實親信之人采訪都城
內外閭巷歌謠令一一聞奏則民之怨苦居然可覩天
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陛下翻然改悟坐弭禍亂乃禮

部修省之章未蒙批答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如納何其賢妄說令徧解天下無礙官銀夫四方錢穀皆有定額無礙云者意蓋指經費羨餘近者征調頻仍正額猶逋何從得羨此令一下趣督嚴急必將分公帑以充獻經費罔措還派民間此事之必不可者也又如仇世亨奏徐鼎掘墳一事以理而論烏有一墓藏黃金巨萬者借使有之亦當下撫按覈勘先正其盜墓之罪而後沒墓中之藏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貲財者也片

紙朝入嚴命夕傳縱抱深冤誰敢辦理不但破此諸族
又將延禍多人但有株連立見敗滅輦轂之下尚須三
覆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狡猾之流操生殺之柄此
風一倡孰不效尤已同告緡之令又開告密之端臣等
方欲陳訴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
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奸内生奸例外創例臣等前猶望
其日減今更患其日增不至民困財殫激大亂不止伏
望陛下穆然遠覽亟與廷臣共圖修弭無令海內赤子

結怨熙朝千秋青史貽譏聖德不報尋轉左侍郎拜禮部尚書帝將冊立東宮詔下期迫中官掌司設監者以供費不給為詞琦曰今日禮為重不可與爭其弟戶部主事瑗適輦餉銀四萬出都琦立追還給費事乃克濟三十年帝有疾諭停礦稅既而悔之琦與同列合疏爭且請躬郊廟祭享御殿受朝不納湖廣稅監陳奉以虐民撤還會陝西黃河竭琦言遼東高淮山東陳增廣東李鳳陝西梁永雲南楊榮肆虐不減於奉竝乞徵還皆

不報南京守備中官邢隆請別給關防徵稅琦不可乃以御前牙關防給之時士大夫多崇釋氏教士子作文每竊其緒言鄙棄傳註前尚書余繼登奏請約禁然習尚如故琦乃復極陳其弊帝為下詔戒厲琦明習典故學有根柢數陳讜論中外想望丰采帝亦深眷倚內閣缺人帝已簡用朱國祚及琦而沈一貫密揭言二人年未及艾盡少需之先用老成者乃改命沈鯉朱賡琦素善病至是篤十六疏乞休不允卒於官年僅四十六遺

疏請厲明作發章奏補缺官推誠接下收拾人心語極懇摯帝悼惜之贈太子少保天啓初諡文敏自琦曾祖裕以下累世皆進士裕字伯順以成籍生於遼東師事賀欽有學行終雲南副使祖惟重行人父子履河南參政從祖惟健舉人惟訥字汝言江西左布政使加光祿卿致仕惟重惟健惟訥皆有文名惟訥最著惟健子子咸字受甫少孤事母孝母疾不解衣者踰年母歿哀毀骨立萬曆元年舉於鄉再會試不第遂不復赴講求濂

洛之學嘗曰為學須剛與恒不剛則墮不恒則退治家
宗顏氏家訓鍾羽正稱子咸信道忘仕則漆雕子循經
蹈古則高子羔云

王圖字則之耀州人萬厯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
討以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事召充東宮講官妖書事
起沈一貫欲有所羅織圖其教習門生也盡言規之累
遷詹事允曰講官教習庶吉士進吏部右侍郎掌翰林
院兄國方巡撫保定廷臣附東林及李三才者往往推

載圖兄弟會孫丕揚起掌吏部孫瑋以尚書督倉場皆
陝西人諸不悅圖者目為秦黨而是時郭正域劉曰寧
及圖竝有相望正域遂去曰寧卒時論益歸圖葉向高
獨相久圖旦夕且入閣忌者益衆適將京察惡東林及
李三才王元翰者設詞惑丕揚令發單咨是非將陰為
餉黨計圖急言於丕揚止之羣小大恨初圖典庚戌會
試分校官湯賓尹欲私韓敬與知貢舉吳道南盛氣相
詬詆比出闈道南欲劾賓尹以圖沮而止王紹徽者圖

同郡人賓尹門生也極譽賓尹於圖而言道南黨欲傾
賓尹并及圖宜善為計圖正色却之紹徽怫然去時賓
尹已為祭酒其先歷翰林京察當圖注考思先發傾之
乃與紹徽計令御史金明時劾圖子賓抵知縣淑朴賊
私鉅萬且謂國素疾李三才圖為求解國怒詈之圖遂
欲以拾遺去國圖兄弟抗章力辯忌者復偽為淑朴劾
國疏播之即抄圖上疏言狀帝為下詔購捕乃已及考
察卒注賓尹不謹褫其官明時亦被黜由是其黨大譟

秦聚奎朱一桂鄭繼芳徐兆魁高節王萬祚曾陳易輩
連章力攻圖圖亦連章求去出郊待命溫詔屢慰留堅
臥不起九閱月始予告歸國亦乞休去未幾卒四十五
年京察當事者多賓尹紹徽黨以拾遺落圖職天啓三
年召起故官進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明年魏忠賢黨
劉弘先劾圖遂削籍尋卒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謚文肅
淑朴終戶部郎中劉曰寧字幼安南昌人萬曆十七年
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進右中允直皇長子講幄時冊

立未舉外議紛紜曰寧旁慰曲喻依於仁孝光宗心識之礦使四出曰寧發憤上疏陳六疑四患極言稅監李道王朝諸不法狀疏入留中以母病歸起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就遷國子祭酒奉母歸吏進羸金數千曰例也曰寧峻却之尋起少詹事母喪不赴服闋召為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道卒贈禮部尚書天啓初追諡文簡

翁正春字兆震侯官人萬厯中為龍溪教諭二十年擢

進士第一授修撰累遷少詹事三十八年九月拜禮部
左侍郎代吳道南署部事十一月日有食之正春極言
闕失不報明年秋萬壽節正春獻八箴曰清君心遵祖
制振國紀信臣僚寶賢才謹財用恤民命重邊防帝不
省吉王翊鑾請封支子常源為郡王正春言翊鑾之封
在宗藩要例已定之後其支庶宜止本爵乃授鎮國將
軍王貴妃薨久不下葬正春以為言命偕中官往擇地
得吉中官難以煩費正春勃然曰貴妃誕育元良他日

國母也奈何以天下儉乎奏上報可代王欲廢長子鼎
渭立次子鼎莎朝議持二十餘年正春集衆議上疏鼎
渭卒得立琉球中山王遣使入貢正春言中山已入於
倭今使臣多倭人貢物多倭罷絕之便否亦宜詔福建
撫臣量留土物毋俾入朝帝是之四十年進士鄒之麟
分校鄉試私舉子童學賢為御史馬孟禎等所發正春
議黜學賢謫之麟而不及主考官給事中趙興邦元詩
教因劾正春徇私正春求去不許頃之言官發湯賓尹

韓敬科場事正春坐敬不謹敬黨大恨詩教復劾正春
正春疏辯益求去帝雖慰留然自是不安其位尋改吏
部掌詹事府以侍養歸天啓元年起禮部尚書協理詹
事府事抗論忤魏忠賢被旨譴責明年御史趙蔭昌希
指劾之正春再疏乞歸帝以正春嘗為皇祖講官特加
太子少保賜敕馳傳異數也時正春年逾七十母百歲
率子孫奉觴上壽鄉閭豔之未幾卒崇禎初諡文簡正
春風度峻整終日無狎語倦不傾倚暑不裸裎目無流

視見者肅然明一代科目職官冠廷對者二人曹鼐以
典史正春以教諭云

劉應秋字士和吉水人萬曆十一年進士及第授編修
遷南京司業十八年冬疏論首輔申時行言陛下召對
輔臣謔以邊事時行不能抒誠謀國專事蒙蔽賊大舉
入犯既掠洮岷直迫臨鞏覆軍殺將頻至喪敗而時行
猶曰掠番曰聲言入寇豈洮河以內盡皆番地乎輔臣
者天子所與託腹心者也輔臣先蒙蔽何責庶察故近

日敵情有按臣疏而督撫不以聞者有督撫聞而樞臣
不以奏者彼習見執政大臣喜聞捷而惡言敗故內外
相蒙恬不為怪欺蔽之端自輔臣始夫士風高下關乎
氣運說者謂嘉靖至今士風三變一變於嚴嵩之黷賄
而士化為貪再變於張居正之專擅而士競於險至於
今外逃貪黷之名而頑夫僨帥多出門下陽避專擅之
迹而芒刃斧斤倒持手中威福之權潛移其向愛憎之
的明示之趨欲天下無靡不可得也語并侵次輔王錫

爵時主事蔡時鼎南京御史張守誠亦疏論時行竝留
中應秋尋召為中允充日講官歷右庶子祭酒二十六
年有撰憂危竝議者御史趙之翰以指大學士張位并
及應秋所司言應秋非位黨宜留帝命調外應秋遂辭
疾歸初御史黃卷索珠商徐性善賕不盡應上章籍沒
之應秋詈卷啓天子好利之端男子諸龍光奏訐李如
松至荷枷大暑中應秋言一妄人上書何必置死地時
詞臣率優游養望應秋獨好譏評時事以此取忌竟被

黜歸數年卒崇禎時贈禮部侍郎諡文節子同升字晉卿師同里鄒元標崇禎十年殿試第一莊烈帝問年幾何對曰五十有一帝曰若尚如少年勉之授翰林修撰楊嗣昌奪情入閣何指林蘭友黃道周言之俱獲罪同升抗疏言曰者策試諸臣簡用嗣昌良以中外交訐冀得一效拯我蒼生聖明用心亦甚苦矣都人籍籍謂嗣昌繯絰在身且入閣非金革比臣以嗣昌必且哀痛惻怛上告君父辭免綸靡乃循例再疏遽入辦事夫人有

所不忍而後能及其所忍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臣
以嗣昌所忍覘其所為知嗣昌心失智短必不能為國
建功何也成天下之事在乎志勝天下之任在乎氣志
敗氣餒而能任天下事必無是理伎倆已窮苟且富貴
兼樞部以重綸扉之權借綸扉為解樞部之漸和議自
專票擬由已與方一藻高起潛輩扶同罔功掩敗為勝
歲糜金繒養患邊圉立心如此獨不畏堯舜在上乎曩
自陛下切責議和而嗣昌不可以為臣今一旦忽易墨

線而嗣昌不可以為子若附和黨比緘口全軀嗣昌得罪名教臣亦得罪名教矣疏入帝大怒謫福建按察司知事移疾歸廷臣屢薦將召用而京師陷福王立召起故官不赴明年五月南都不守江西郡縣多失同升攜家將入福建止雩都與楊廷麟謀興復唐王加同升祭酒同升乃入贛州偕廷麟籌兵食取吉安臨江加詹事兼兵部左侍郎同升已羸疾日與士大夫講忠孝大節聞者咸奮以廷麟請撫南贛十二月卒於贛州

唐文獻字元徵華亭人萬歷十四年進士第一授修撰
歷詹事沈一貫以妖書事傾侍郎郭正域持之急文獻
偕其僚楊道賓周如砥陶望齡往見一貫曰郭公將不
免人謂公實有意殺之一貫跼蹐酹地若為誓者文獻
曰亦知公無意殺之也第臺省承風下石而公不早訖
此獄何辭以謝天下一貫歛容謝之望齡見朱賡不為
救亦正色責以大義願棄官與正域同死獄得稍解然
文獻等以是失政府意久之拜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

事初文獻出趙用賢門以名節相矜許同年生給事中
李沂劾張鯨被廷杖文獻掖之出資給其湯藥荊州推
官華鈺忤稅監逮下詔獄文獻力周旋得無死掌翰林
日當考察執政欲庇一人執不許卒官贈禮部尚書諡
文恪楊道賓字惟彥晉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第二授
編修累遷國子祭酒少詹事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
轉左改掌部事嘗因星變請釋逮繫知縣滿朝薦等又
請亟舉朝講大典皆不報南京大水疏陳時政畧言宮

中夜分方寢日旰未起致萬幾急曠請夙興夜寐以圖
治功時御便殿與大臣面決大政章疏及時批答母輒
留中及從內降帝優旨報聞皇太子輟講已四年道賓
極諫引唐宦官仇士良語為戒其冬天鼓鳴道賓言天
之視聽在民今民生顛躓無所赴愬天若代為之鳴宜
急罷曠使更張闕政以和民心帝不聽踰年卒官贈禮
部尚書諡文恪陶望齡字周望會稽人父承學南京禮
部尚書望齡少有文名舉萬曆十七年會試第一殿試

一甲第三授編修歷官國子祭酒篤嗜王守仁說所宗者周汝登與弟爽齡皆以講學名卒謚文簡

李騰芳字子實湘潭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好學負才名三王竝封旨下騰芳為書詣朝房投大學士王錫爵略言公欲暫承上意巧借封王轉作冊立然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公去而事壞罪公始謀何辭以解此不獨宗社憂亦公子孫禍也錫爵讀未竟遽牽衣命坐曰諸人詈我我何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但我

疏必親書謂子孫禍何也騰芳曰外廷正以公手書密
揭無由知其詳公乃欲藉以自解異日能使天子出公
手書示天下乎錫爵憮然淚下明日遂反竝封之詔屢
遷左諭德騰芳與崑山顧天竣善天竣險詖無行為世
所指名被劾去騰芳亦投劾歸時遂有顧黨李黨之目
詔論朝士擅去者罪貶騰芳太常博士三十九年京察
復以浮躁謫江西都司理問稍遷行人司正歷太常少
卿掌司業事光宗立擢少詹事署南京翰林院旋拜禮

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御史王安舜劾騰芳驟遷騰芳
上疏辭位不許竟以省母歸天啓初以故官協理詹事
府尋改吏部左侍郎丁內艱加禮部尚書以歸魏忠賢
惡騰芳與楊連同鄉御史王際遠因論騰芳被察驟起
丁憂進官皆非制遂削奪崇禎初再以尚書協理詹事
府京師戒嚴條畫守禦多稱旨代何如寵掌部事卒官
贈太子太保

蔡毅中字宏甫光山人祖鳳翹平陽同知父光臨洮同

知毅中五歲通孝經父問讀書何為對曰欲為聖賢耳
萬歷二十九年第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時礦稅虐民
毅中取祖訓會典諸書禁戒礦稅者集為二卷注釋以
上大學士沈鯉於毅中為鄉先達與首輔沈一貫不相
能而溫純參政河南罷毅中於諸生至是為都御史疏
侵一貫一貫疑出毅中手為鯉地銜之遂用計典鵠秩
去起麻城丞旋以行人司副召擢尚寶丞移疾歸四十
五年以浮躁鵠秩天啓初大起廢籍補長蘆鹽運判官

屢遷國子祭酒擢禮部右侍郎仍領祭酒事楊漣劾魏忠賢得嚴旨毅中率其屬抗疏言學校者天下公議所從出也臣正與諸生講為君難一書忽接楊漣劾忠賢疏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不鼓掌稱慶乃皇上不下其奏於九卿而謂一切朝政皆親裁以奸璫為忠代之受過合監師生無不捫心愁歎不已也臣惟三代以後漢隋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通鑑我朝列聖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實錄臣皆

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武宗之處劉瑾神宗之處
馮保二事願皇上遵之瑾在武宗左右言聽計從一聞
諸臣劾奏夜半自起禽而殺之神宗臨御方十齡保左
右扶持盡心竭力既而少作威福臺省劾奏未聞舉朝
公疏神祖遂不動聲色而戍保於南京今忠賢無保之
功而極瑾之惡二十四罪無一不當悉究舉朝羣臣欲
於朝罷跪以候旨忠賢遂要皇上入宮不禮羣臣今又
欲於視學之日羣臣及太學諸生面叩陳請矣而皇上

漫不經意數日以來但有及忠賢者留中不發如此蒙
蔽其中寧可測哉乞將連疏發九卿科道從公究問即
不加劉瑾之誅而以處馮保之法懲之則恩威並著與
神祖媲美矣疏入忠賢戟手大詢毅中乃再疏乞歸不
許已嗾其黨劾罷之毅中有至性四歲父病籲天請代
公車時聞母喪一慟嘔血數升終喪斷酒肉不入內寢
方母病盛夏思冰盂水忽凍廬居有紫芝白烏千鴉集
墓之異卒贈禮部尚書

公飛字孝與蒙陰人曾祖奎躋湖廣副使父家臣翰林
編修飛舉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屢遷
左諭德為東宮講官進左庶子引疾歸光宗立召拜祭
酒烹宗進飛詹事乃上疏曰近聞南北臣僚諭先帝升
遐一事跡涉怪異語多隱藏恐因委巷之訛傳流為湘
山之稗說臣竊痛焉皇祖在昔原無立愛之心祇因大
典遲回於是繳還冊立之後有三王竝封之事憂危竝
議之後有國本攸關之事迨龐劉之邪謀張差之挺擊

而逆亂極矣臣嘗備員宮僚目睹狂謀孔熾以歸向東
宮者為小人不向東宮者為君子盡除朝士之清流陰
翦元良之羽翼批根引蔓干紀亂常至今追想猶為寒
心夫臣子愛君存其真不存其偽今實錄纂修在即請
將光宗事蹟別為一錄凡一月間明綸善政固大書特
書其有聞見異詞及宮闈委曲之妙用亦皆直筆指陳
勒成信史臣雖不肖竊敢任之疏入不許天啓元年飛
以紀元甫及半載言官獲譴者至十餘人上疏切諫并

規諷輔臣忤旨譴責尋遷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充
實錄副總裁鼎好學博聞磊落有器識見魏忠賢亂政
引疾歸初廷議李三才起用不決鼎颺言曰今封疆倚
重者多遠道未至三才猷略素優家近輦轂可朝發夕
至也侍郎鄒元標趣使盡言以言路相持而止後御史
葉有聲追論鼎與三才為姻徇私妄薦遂落職閒住未
幾卒崇禎初復官賜卹諡文介

羅喻義字湘中益陽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檢討請假歸天啓初還朝歷官諭德直經筵六年擢南京國子祭酒諸生欲為魏忠賢建祠喻義懲其倡者乃已忠賢黨輯東林籍貫湖廣二十人以喻義為首莊烈帝嗣位召拜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尋充日講官教習庶吉士喻義性嚴冷閉戶讀書不輕接一客後見中外多故將吏不習兵銳意講武事推演陣圖獻之帝為褒納以時方用兵而督撫大吏不立軍府財用無所資因言武有七德豐財居其一正餉之外宜別立軍府

朝廷勿預知饗士賞功購敵皆取給於是又極陳車戰之利帝下軍府議於所司令喻義自製戰車喻義復上言按畝加派之害而以戰車營造職在有司不肯奉詔帝不悅疏遂不行四年九月進講尚書撰布昭聖武講義中及時事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語頗傷執政未陳祖宗大閱之規京營之制冀有所興革呈稿政府溫體仁不懌使正字官語喻義令改喻義造閣中隔扉誚體仁體仁怒上言故事惟經筵進規多於正講日講則正

多規少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制及令刪改反遭其侮惟聖明裁察遂下吏部議喻義奏辨曰講官於正文外旁及時事亦舊制也臣展轉敷陳冀少有裨益體仁刪去臣誠恐愚忠不獲上達致忤輔臣今稿草具在望聖明省覽吏部希體仁指議革職閒住可之喻義雅負時望為體仁所傾士論交惜瀕行乞恩請乘傳帝亦報可家居十年卒

姚希孟字孟長吳縣人生十月而孤母文氏勵志鞠之

稍長與舅文震孟同學竝負時名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座主韓爌館師劉一燝罷之兩人並執政遇大事多所咨決天啓初震孟亦取上第八翰林甥舅並持清議望益重尋請假歸四年冬還朝趙南星高攀龍等悉去位黨禍大作希孟鬱鬱不得志其明年以母喪歸甫出都給事中楊所修劾其為繆昌期死黨遂削籍魏忠賢敗其黨倪文煥懼誅使使持厚賄求解希孟執而鳴之官崇禎元年起左贊善歷右庶子為日講官

三年秋與諭德姚明恭主順天鄉試有武生二人冒籍中式給事中王猷論之遂獲譴希孟雅為東林所推韓爌等定逆案參其議羣小惡希孟謀先之及華允誠劾溫體仁閔洪學兩人疑疏出希孟手體仁遂借冒籍事修隙擬旨覆試黜兩生下所司論考官罪擬停俸半年體仁意未懌令再擬希孟時已遷詹事乃貶二秩為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尋移疾歸家居二年卒

許士柔字仲嘉常熟人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

討崇禎時歷遷左庶子掌左春坊事先是魏忠賢既輯三朝要典以光宗實錄所載與要典左乃言葉向高等所修非實宜重修遂恣意改削牴牾要典者崇禎改元燬要典而所改光宗實錄如故六年少詹事文震孟言皇考實錄為魏黨曲筆當改正從原錄時溫體仁當國與王應熊等陰沮之事遂寢士柔憤然曰若是則要典猶弗焚矣乃上疏曰皇考實錄總記於世系獨略皇上娠教之年聖誕之日不書也命名之典潛邸之號不書

也聖母出何氏族受何封號不書也此皆原錄備載而改錄故削之者也原錄之成在皇上潛邸之日猶詳慎如彼新錄之進在皇上御極之初何以率略如此使聖朝父子母后兄弟之大倫皆闇而不明缺而莫考其於信史謂何疏上不省體仁令中書官檢穆宗總記示士柔士柔具揭爭之曰皇考實錄與列聖條例不同列聖在位久登極後事編年排纂則總記可以不書皇考在位僅一月三后誕育聖躬皆在未登極以前不書之總

記將於何書也穆廟大婚之禮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
總記不載至於冊立大典編年未嘗不具載也皇考一
月易世熹廟之冊立當書皇上之冊封獨不當書乎體
仁恕將劾之為同列沮止士柔復上疏曰累朝實錄無
不書世系之例臣所以挾撻改錄正謂與累朝成例不
合也孝端皇后皇考之嫡母也原錄具書保護之功而
改錄削之何也當日本國幾厝坤寧調護真孝慈之極
則顧復之深恩史官不難以寸管抹搯之此尤不可解

也疏上報聞體仁滋不悅會體仁嗾劉孔昭劾祭酒倪元璐因言士柔族子重熙私撰五朝注略將以連士柔士柔亟以注略進乃得解尋出為南京國子祭酒體仁去張至登當國益謀逐士柔先是高攀龍贈官士柔草詔詞送內閣未給攀龍家故事贈官誥屬誥敕中書職掌崇禎初褒卹諸忠臣翰林能文者或為之而中書以為侵官崇禎三年禁誥文駢儷語至是攀龍家請給去士柔草制時數年矣主者仍以士柔前撰文進中書黃

應恩告至發誥語違禁至發喜劾士柔降二級調用司
業周鳳翔抗疏辯曰詞林故事閣臣分屬撰文或手加
詳定或發竄改未有徑自糾叅者也誥敕用寶歲有常
期未有十年後用寶進呈吹求當制者也贈誥專屬中
書崇禎三年所申飭未有追咎元年之史官詆為越俎
者也不報士柔尋補尚寶司丞遷少卿卒子琪詣闕辨
誣乃復原官贈詹事兼侍讀學士

顧錫疇字九疇崑山人年十三以諸生試南京魏國公

以女女之第萬歷四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天
啓四年魏忠賢勢大熾錫疇偕給事中董承業典試福
建程策大有譏刺忠賢黨遂指為東林兩人竝降調己
更削籍崇禎初召復故官歷遷國子祭酒疏請復積分
法禮官格不行錫疇復申言之且請擇監生為州縣長
已請正從祀位次進士為國子博士者得與考選帝竝
允行省親歸乞在籍終養母服除起少詹事進詹事拜
禮部左侍郎署部事帝嘗召對問理財用人錫疇退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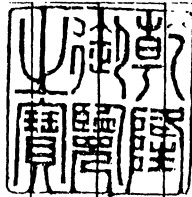
陳用人五失曰銓叙無法文網太峻議論太多資格太拘鼓舞未至請先令用人之地一清其源精心鑒別隨才器使一善也赦小過而不終廢棄二善也省議論而專責成三善也拔異才而不拘常格四善也急獎勵而寬督責五善也未極陳耗財之弊仍歸本於用人帝善其奏楊嗣昌疏請撫流寇有樂天者保天下及善戰服上刑語錫疇抗言此諸侯交鄰事稱引不倫與嗣昌大忤嗣昌秉政諸詞臣多攻之嗣昌頗疑錫疇會駙馬都

尉王昺有罪錫疇擬輕典嗣昌構之遂削其籍十五年
廷臣交薦召還御史曹溶給事中黃雲師復言其不當
用帝不聽起為南京禮部左侍郎福王立進本部尚書
時尊福恭王為恭皇帝將議廟祀錫疇請別立專廟俄
請補建文帝廟諡景皇帝廟號及建文朝忠臣贈諡竝
從之東平伯劉澤清言宋高宗即位南京即以靖康二
年五月為建炎元年從民望也乞以今歲五月為弘光
元年錫疇言明詔已頒不可追改乃已時定大行皇帝

廟號為思宗忻城伯趙之龍言思非美稱援証甚核錫疇亦以為然疏請改定大學士高弘圖以前議自己出力持之遂寢溫體仁之卒也特諡文忠而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呂維祺皆不獲諡錫疇言體仁得君行政最專且久其負先帝罪大且深乞將文忠之諡或削或改而補震孟諸臣庶天下有所勸懲報可遂諡諸人削體仁諡吏部尚書張慎言去位代者徐石麒未至命錫疇攝之時馬士英當國錫疇雅不與合給事中章正宸熊

汝霖劾之遂乞祭南海去明年春御史張孫振力頌體仁功請復故諡遂勒錫疇致仕南都失守錫疇鄉邑亦破時方遭父喪間闕赴閩唐王命以故官力辭不拜寓居溫州江心寺總兵賀君堯捷辱諸生錫疇將論劾君堯夜使人殺之投屍於江溫人覓之三日乃得棺殮贊曰吳山等雍容館閣啟歷臺省固所謂詞苑之鴻儒廟堂之歸望也明自嘉隆而後權臣奄豎相繼柄國然諸人皆能不激不隨守正自立假令遭遇承平羽儀黼黻

黻所表見豈僅此哉



明史卷二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十六考證

陸樹聲傳陳時政十弊語多切中

臣嚴福按十事為

勤學修身政令士風邦本財用宗藩邊防漕河郊廟
其中最切時弊者則云用內侍以給掃除而倒持旁
落之漸不可不防優外戚以示眷異而非分無厭之
求不可不節見樹聲文集謹附考

田一鵠傳通政張紹先寢不上

臣嚴福按通政張紹

先以壽民疏詞危切借字數溢額沮勿封進壽民復括兩疏之綱領上之疏入留中不報見黃宗義南雷文稿與傳所載微異謹附考

黃鳳翔傳去貞觀政要

臣

嚴福按罷講貞觀政要乃

萬厯十六年二月事以唐宗有慚德魏徵虧大節也見郭子章文集謹附考

馮琦傳徐鼎

臣

嚴福按徐鼎宦官傳作徐鼎與此互

異謹附考

馮琦傳奸人之奏

臣

嚴福按奸人琦原疏中作高時

夏戴君恩見北海集謹附考

馮琦傳琦乃復極陳其弊

臣

嚴福按琦酌定禁約條

款十五一明經術二正文體三重行檢四重後場五
慎提學六嚴歲考七限入學之數八禁冒籍九核祠
祀鄉賢名宦十擇典試主司十一申程式前旨十二
嚴參閱十三杜關節十四禁匿名帖十五禁刻書並
見琦文集謹附考

劉應秋傳有撰憂危竝議者御史趙之翰以指大學士

張位

臣

嚴福按之翰所奏以憂危竝議為吏科給

事戴士衡偽造大學士張位主之預謀者禮部侍郎

劉楚先都御史徐作祭酒劉應秋吏科給事中廷蘭
禮部主事萬達崑也中旨罷楚先作降應秋謫廷蘭
建崑為典史而張位先以薦經畧楊鎬失利罷去命
值赦不宥見明實錄及紀事本末謹附考

劉應秋傳周汝登附

臣

嚴福按汝登嵯人由進士歷

官雲南叅政學者稱海門先生見劉宗周蕺山集謹

附考

顧錫疇傳請正從祀位次

臣嚴福按希孟所請正從

祀位次謂十哲中宜進有若南宮适而退冉有宰我
先儒則宜進諸葛亮狄仁傑范仲淹也見陳鼎所撰
希孟傳謹附考

明史卷二百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七十九

給事中_臣劉湄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十七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一百十五

王家屏

陳于陸

沈鯉

于慎行

李廷機

吳道南

王家屏字忠伯大岡山陰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預修世宗實錄高拱兄捷前為操江都御史以
官帑遺趙文華家屏直書之時拱方柄國囑稍諱家屏
執不可萬厯初進修撰充日講官敷奏剴摯帝嘗斂容
受稱為端士張居正寢疾詞臣率奔走禱祈獨家屏不
往再遷侍講學士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甫踰
月命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去史官二年
即輔政前此未有也申時行當國許國王錫爵次之家
屏居末每議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隨越二年遭繼母憂

詔賜銀幣馳傳行人護行服甫闕詔進禮部尚書遣行人召還抵京師三月未得見家屏以為言請因聖節御殿受賀畢發留中章奏舉行冊立皇太子禮不報復偕同官疏請帝乃於萬壽節強一臨御焉俄遣中官諭家屏獎以忠愛家屏疏謝復請帝勤視朝居數日帝為一御門延見自是益深居不出矣評事雒于仁進四箴帝將重罪之家屏言人主出入起居之節耳目心志之娛庶官不及知不敢諫者輔弼之臣得先知而預諫之故

能防欲於微渺今于仁以庶僚上言而臣備位密勿反
絀默苟容上虧聖明之譽下陷庶僚蒙不測之威臣罪
大矣尚可一日立於聖世哉帝不憚留中而于仁得善
去十八年以久旱乞罷言邇年以來天鳴地震星隕風
霾川竭河涸加以旱潦蝗螟疫癘札瘥調燮之難莫甚
今日况套賊跳梁於陝右土蠻猖獗於遼西貢市屬國
復鴟張虎視於宣大虛內事外內已竭而外患未休剝
民供軍民已窮而軍食未裕且議論紛紜罕持大體簿

書凌雜祇飾靡文綱維縱弛愒玩之習成名實混淆僥倖之風啓陛下又深居靜攝朝講希臨統計臣一歲間僅兩覲天顏而已間嘗一進瞽言竟與諸司章奏並寢不行今驕陽爍石小民愁苦之聲殷天震地而獨未徹九閭此臣所以中夜旁皇飲食俱廢不能自己者也乞賜罷歸用避賢路不報時儲位未定廷臣交章請冊立其年十月閣臣合疏以去就爭帝不悅傳諭數百言切責廷臣沽名激擾指為悖逆時行等相顧錯愕各具疏

再爭杜門乞去獨家屏在閣復請速決大計帝乃遣內侍傳語期以明年春夏廷臣無所奏擾即於冬間議行否則待踰十五歲家屏以口敕難據欲帝特頒詔諭立具草進帝不用復諭二十年春舉行家屏喜即宣示外廷外廷歡然而帝意實猶預聞家屏宣示弗善也傳諭詰責時行等合詞謝乃已明年秋工部主事張有德以冊立儀注請帝復以為激擾命止其事國執爭去時行被人言不得已亦去錫爵先以省親歸家屏遂為首輔

以國諫疏已列名不當獨留再疏乞罷不允乃視事家
屏制行端嚴推誠秉公百司事一無所撓性忠謹好直
諫冊立期數更中外議論紛然家屏深憂之力請踐大
信以塞口語消宮闈釁不報二十年春給事中李獻可
等請豫教帝黜之家屏封還御批力諫帝益怒譴謫者
相屬家屏遂引疾求罷上言漢汲黯有言天子置公卿
輔弼之臣寧令從史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每感斯言惕
然內愧頃年以來九閭重閉宴安懷毒郊廟不饗堂陛

不交天災物怪罔徹宸聰國計民生莫關聖慮臣備員
輔弼曠職鰥官久當退避迺今數月間請朝講請廟饗
請元旦受賀請大計臨朝悉寢不報臣犬馬微誠不克
感回天意已可見矣至豫教皇儲自宜早計奈何厭聞
直言槩加貶謫臣誠不忍明主蒙拂諫之名熙朝有橫
施之罰故冒死屢陳若依違保祿澳忍苟容及黯所謂
陷主不義者臣死不敢出此願賜骸骨還田里帝得奏
不下次輔趙志臯亦為家屏具揭帝遂責家屏希名託

疾家屏復奏言名非臣所敢棄顧臣所希者陛下為堯
舜之主臣為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有餘榮若徒犯
顏觸忌抗爭僨事被譴罷歸何名之有必不希名將使
臣身處高官家享厚祿主愆莫正政亂莫匡可謂不希
名之臣矣國家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為悅阿
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為九廟神靈必
陰殛臣豈特得罪於李獻可諸臣已哉疏入帝益不悅
遣內侍至邸責以徑馭御批故激主怒且託疾要君家

屏言言涉至親不宜有怒事關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為宗社大計盡言效忠而已豈意激皇上之怒哉於是求去益力或勸少需就大事家屏曰人君惟所欲為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羣下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刑誅事庶有濟耳遂復兩疏懇請詔馳傳歸家屏柄國止半載又強半杜門以慙直去國朝野惜焉閔九年儲位始定遣官齎敕存問賚金幣羊酒又二年卒年六十八贈少保諡文端熹宗立再贈太

保任一子尚寶丞家屏家居時朝鮮用兵貽書經略顧
養謙曰昔衛為狄滅齊桓率諸侯城楚丘春秋高其義
未聞遂與狄仇連諸侯兵以伐之也今第以保會稽之
恥激厲朝鮮以城楚丘之功獎率將吏無為主而為客
則善矣養廉不能用朝鮮兵數年無功其深識有謀皆
此類也

陳于陸字元忠大學士以勤子也隆慶二年進士選庶
吉士授編修萬厯初預修世穆兩朝實錄充日講官累

遷侍講學士擢詹事掌翰林院疏請早建東宮十九年
拜禮部右侍郎領詹事府事明年改吏部進左侍郎教
習庶吉士奏言元子不當封王請及時冊立豫教又請
早朝勤政皆不報又明年進禮部尚書仍領詹事府事
于陞少從父以勤習國家故實為史官益究經世學以
前代皆修國史疏言臣考史家之法紀表志傳謂之正
史宋去我朝近制尤可考真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
祖太宗兩朝正史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真宗朝

名三朝國史此則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證也
我朝史籍止有列聖實錄正史闕焉未講伏覩朝野所
撰次可備採擇者無慮數百種倘不及時網羅歲月浸
邈卷帙散脫者舊漸凋事跡罕據欲成信史將不可得
惟陛下立下明詔設局編輯使一代經制典章犁然可
攷鴻謨偉烈光炳天壤豈非萬世不朽盛事哉詔從之
二十二年三月遂命詞臣分曹類纂以于陛及尚書沈
一貫少詹事馮琦為副總裁而閣臣總裁之其年夏首

輔王錫爵謝政遂命于陞兼東閣大學士入叅機務疏
陳親大臣錄遺賢獎外吏核邊餉儲將才擇邊吏六事
末言以肅皇帝之精明而末年貪黷成風封疆多事則
儆勤故也今至尊端拱百職不修不亟圖更始後將安
極帝優詔答之而不能用帝以軍政失察斥兩都言官
三十餘人于陞與同官申救至再又獨疏請宥俱不納
以甘肅破賊功加太子少保二十四年兩宮災請面對
不報乞罷亦不許其秋二品三年滿改文淵閣進太子

太保時內閣四人趙志臯張位沈一貫皆于陸同年生
遇事無齟齬而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于陸憂形於色
以不能補救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而已十二月病卒
於位史亦竟罷贈少保諡文憲終明世父子為宰輔者
惟南充陳氏世以比漢韋平焉

沈鯉字仲化歸德人祖瀚建寧知府鯉嘉靖中舉鄉試
師尚詔作亂陷歸德已而西去鯉策賊必再至急白守
臣捕殺城中通賊者嚴為守具賊還逼見有備去奸人

倡言屠城將驅掠居民鯉請諭止之衆始定四十四年
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大學士高拱其座主又鄉人
也旅見外未嘗以私謁神宗在東官鯉為講官嘗令諸
講官書扇鯉書魏卞蘭太子頌以進因命陳大義甚悉
神宗咨美遂蒙眷比即位用官寮恩進編修旋進左贊
善每直講舉止端雅所陳說獨契帝心帝亟稱之連遭
父母喪帝數問沈講官何在又問服闋期命先補講官
俟之萬厯九年還朝屬當輟講特命展一日示優異焉

明年秋擢侍講學士再遷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進左侍郎屏絕私交好推轂賢士不使知十二年冬拜禮部尚書去六品甫二年至正卿素負物望時論不以為驟久之會典成加太子少保鯉初官翰林中官黃錦緣同鄉以幣交拒不納教習內書堂侍講筵皆數與巨璫接未嘗與交及官愈高益無所假借雖上命及政府指不徇也十四年春貴妃鄭氏生子進封皇貴妃鯉率僚屬請冊建皇長子進封其母不許未幾復以為言且請宥

建儲貶官姜應麟等忤旨譴讓帝既却羣臣請因詔諭少俟二三年至十六年期已屆鯉執前旨固請帝復不從鯉素鯁亮其在部持典禮多所建白念時俗侈靡稽先朝典制自喪祭冠婚宮室器服率定為中制頒天下又以士習不端奏行學政八事又請復建文年號重定景帝實錄勿稱邸戾王大同巡撫胡來貢議移祀北岳於渾源力駁其無據太廟侑享請移親王及諸功臣於兩廡毋與帝后雜祀進世廟諸妃葬金山者配食永陵

諸帝陵祀請各遣官毋兼攝諸王及妃墳祝版稱謂未
協者率請裁定帝憂旱步禱郊壇議分遣大臣禱天下
名山大川鯉言使臣往來驛騷恐重困民請齋三日以
告文授太常屬致之罷寺觀勿禱帝多可其奏鄭貴妃
父承憲為父請恤援后父永年伯例鯉力駁之詔畀葬
資五千金鯉復言過濫順義王妻三娘子請封鯉不予
妃號但稱夫人真人張國祥言肅皇享國久長由虔奉
元修所致勸帝效之鯉劾國祥詆誣導諛請正刑辟事

亦寢秦王誼湣故由中尉入繼而乞封其弟郡王中官
為請申時行助之鯉不可唐府違制請封妾子執不從
帝並以特旨許之京師久旱鯉備陳恤民實政以崇儉
戒奢為本且請減織造已京師地震又請謹天戒恤民
窮畿輔大侵請上下交修詞甚切帝以四方災救廷臣
修省鯉因請大損供億營建振救小民帝每嘉納初藩
府有所奏請賄中官居間禮臣不敢違輒如志至鯉一
切格之中官皆大怨數以事間於帝帝漸不能無疑累

加詰責且奪其俸鯉自是有去志而時行銜鯉不附已
亦忌之一日鯉請告遽擬旨放歸帝曰沈尚書好官奈
何使去傳旨諭留時行益忌其私人給事中陳與郊為
人求考官不得怨鯉屬其同官陳尚象劾之與郊復危
言撼鯉鯉求去益力帝有意大用鯉微言沈尚書不曉
人意有老宮人從子為內豎者走告鯉司禮張誠亦屬
鯉鄉人內豎廖某密告之鯉並拒之曰禁中語非所敢
聞皆恚而去鯉卒屢疏引疾歸累推內閣及吏部尚書

皆不用二十二年起南京禮部尚書辭弗就二十九年
趙志皋卒沈一貫獨當國廷推閣臣詔鯉以故官兼東
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與朱賡並命屢辭不允明年七月
始入朝時年七十有一矣一貫以士心夙附鯉深忌之
貽書李三才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鯉歸
德人意欲風鯉辭召命也三才答書言鯉忠實無他腸
勸一貫同心一貫由此并憾三才鯉既至即具陳道中
所見礦稅之害他日復與賡疏論皆弗納楚假王被訐

事起禮部侍郎郭正域請行勘鯉是之及奸人所撰續
憂危竝議發一貫輩張皇其事令其黨錢夢臯誣奏正
域鯉門生協造妖言并羅織鯉奸賊數事帝察其誣不
問而一貫輩使邏卒日夜操兵圍守其邸已而事解復
譖鯉詛咒鯉嘗置小屏閣中列書謹天戒恤民窮開言
路發章奏用大僚補庶官起廢棄舉考選釋冤獄撤稅
使十事而上書天啓聖聰撥亂反治八字每入閣輒焚
香拜祝之讒者遂指為詛咒帝取入視之曰此豈詛咒

耶讒者曰彼詛咒語固不宜諸口賴帝知鯉深不之信先是閣臣奏揭不輕進進則無不答者是時中外扞格奏揭繁多寢不下鯉以失職累引疾求退獎諭有加卒不能行其所請三十二年敕皮林功加太子太保尋以秩滿加少保改文淵閣鯉初相即請除礦稅居位數年數以為言會孝陵明樓災鯉語一貫賡各為奏俟時上之一日大雨鯉曰可矣兩人問故鯉曰帝惡言礦稅事疏入多不視今吾輩冒雨素服詣文華奏之上訝而取

閔亦一機也兩人從其言帝得疏曰必有急事啓視果
心動然不為罷明年長至一貫在告鯉賡謁賀仁德門
帝賜食司禮太監陳矩侍小璫數往來竊聽且執筆以
俟鯉因極陳礦稅害民狀矩亦戚然鯉復進曰礦使出
破壞天下名山大川靈氣盡矣恐於聖躬不利矩嘆息
還具為帝道之帝悚然遣矩咨鯉所以補救者鯉曰此
無他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帝聞為首肯一貫慮鯉獨
收其功急草疏上帝不憚復止然越月果下停礦之命

鯉力也鯉遇事秉正不撓壓於一貫志不盡行而是時一貫數被論引疾杜門鯉乃得行閣事皇孫生詔赦天下中官請徵茶蠟夙逋鯉以戾詔旨再執奏竟報寢帝乳母翊聖夫人金氏其夫官都督同知歿請以從子繼鯉言都督非世官乃己真人張國祥謂皇孫誕生已有祝釐功乞三代誥命且世襲詹事主簿鯉力斥其謬乃賚以金幣帝惑中官言將察核畿輔牧地諭鯉撰救鯉言近年以來百利之源盡籠於朝廷常恐勢極生變况

此牧地豈真有豪右隱占新墾未科者奸民所傳未足深信遂止雲南武弁殺稅使楊榮帝怒甚將遣官逮治鯉具陳榮罪狀請誅為首殺榮者而貸其餘乃不果逮陝西稅使梁永求領鎮守事亦以鯉言罷遼東稅使高淮假進貢名率所統練甲至國門鯉中夜密奏其不可詔責淮而止時一貫雖稱疾杜門而章奏多即家擬旨鯉力言非故事鯉既積忤一貫一貫將去慮鯉在貽已後憂欲與俱去密傾之帝亦嫌鯉方鯉因鯉乞休遽命

與一貫同致仕賡疏乞留鯉不報既抵家疏謝猶極陳
急政之弊以明作進規年八十遣官存問賚銀幣鯉奏
謝復陳時政要務又五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師謚文端
于慎行字無垢東阿人年十七舉於鄉御史欲即鹿鳴
宴冠之以未奉父命辭隆慶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
編修萬厯初穆宗實錄成進修撰充日講官故事率以
翰林大僚直日講無及史官者慎行與張位及王家屏
沈一貫陳于陸咸以史官得之異數也嘗講罷帝出御

府圖畫令講官分題慎行不善書詩成屬人書之具以實對帝悅嘗大書責難陳善四字賜之詞林傳為盛事御史劉臺以劾張居正被逮僚友悉避匿慎行獨往視之及居正奪情偕同官具疏諫呂調陽格之不得上居正聞而怒他日謂慎行曰子吾所厚亦為此耶慎行從容對曰正以公見厚故耳居正怫然慎行尋以疾歸居正卒起故官進左諭德日講如故時居正已敗侍郎邱樞往籍其家慎行遺書言居正母老諸子覆巢之下顛

沛可傷宜推明主惟蓋思全大臣簪履之誼詞極懇摯
時論疑之由侍講學士擢禮部右侍郎轉左改吏部掌
詹事府尋遷禮部尚書慎行明習典制諸大禮多所裁
定先是嘉靖中孝烈后升祔祧仁宗萬厯改元穆宗升
祔復祧宣宗慎行謂非禮作太廟祧遷考言古七廟之
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劉歆王肅並以高曾祖
禰及五世六世為三昭三穆其兄弟相傳則同堂異室
不可為一世國朝成祖既為世室與太祖俱百世不遷

則仁宗以下必實歷六世而後三昭三穆始備孝宗與
睿宗兄弟武宗與世宗兄弟昭穆同不當各為一世世
宗升祔距仁宗止六世不當桃仁宗穆宗升祔當桃仁
宗不當桃宣宗引晉唐宋故事為據其言辨而覈事雖
不行識者服其知禮又言南昌壽春等十五王世次既
遠宜別祭陵園不宜祔享太廟亦寢不行十八年正月
疏請早建東宮出閣講讀及冬又請帝怒再嚴旨詰責
慎行不為懼明日復言冊立臣部職掌臣等不言罪有

所歸幸速決大計放歸田里帝益不悅責以要君疑上
淆亂國本及僚屬皆奪俸山東鄉試預傳典試者名已
而果然言者遂劾禮官皆停俸慎行引罪乞休章累上
乃許家居十餘年中外屢薦率報寢三十三年始起掌
詹事府疏辭復留不下居二年廷推閣臣七人首慎行
詔加太子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入叅機務再辭不允乃
就道時慎行已得疾及廷謝拜起不如儀上疏請罪歸
臥於家遂草遺疏請帝親大臣錄遺逸補言官數日卒

年六十三贈太子太保諡文定慎行學有原委貫穿百家神宗時詞館中以慎行及臨朐馮琦文學為一時冠李廷機字爾張晉江人貢入太學順天鄉試第一萬厯十一年會試復第一以進士第二授編修累遷祭酒故事祭酒每視事則二生共舉一牌詣前大書整齊嚴肅四字蓋高皇帝所製以警師儒者廷機見之惕然故其立教一以嚴為主久之遷南京吏部右侍郎署部事二十七年典京察無偏私嘗黜署戶工二部事綜理精密

奏行軫恤行戶四事商困大蘇外城陵垣多所繕治費
皆取公帑奇羨不以煩民召為禮部右侍郎四辭不允
越二年始受任時已進左侍郎遂代郭正域視部事會
楚王華奎因正域發其餽遺書誣訐正域不發數事廷
機意右楚王而微為正域解大學士沈一貫欲藉妖書
傾正域廷機與御史沈裕同官涂宗濬俱署名上趣定
敕生光獄株連遂絕三十三年夏雷震郊壇既率同列
條上修省事宜復言今日闕失莫如礦稅宜罷撤不報

其冬類上四方災異秦王誼漣由中尉進封其庶長子
應授本爵黃緣欲封郡王廷機三疏力持王遣人居間
廷機固拒特旨許之益府服內請封亦持不可廷機遇
事有執尤廉潔帝知之然性刻深亦頗偏愎不諳大體
楚宗人華越以奏訐楚王撫按官既擬奪爵錮高牆廷
機援祖訓謀害親王例議寘之死言路勢張政府暨銓
曹畏之不敢出諸外年例遂廢禮部主事聶雲翰論之
廷機希言路意中雲翰察典給事中袁懋謙劾之廷機

求退不允時內閣止朱賡一人給事中王元翰等慮廷機且入輔數陰詆之三十五年夏廷推閣臣廷機果與馬給事中曹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不可相持久之卒列以上帝雅重廷機命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叅機務廷機三辭始視事元翰及給事中胡忻攻之不巳帝為奪俸以慰廷機已而姜士昌宋燾復以論廷機被黜羣情益憤廷機力辨求罷又疏陳十宜去帝慰諭有加明年四月主事鄭振先論賡十二罪并及廷機

廷機累疏乞休杜門數月不出言者疑其偽數十人交章力攻廷機求去不已帝屢詔勉留且遣鴻臚趣出堅臥不起待命踰年乃屏居荒廟廷臣猶有繁言至四十年九月疏已百二十餘上乃陸辭出都待命同官葉向高言廷機已行不可再挽乃加太子太保賜道里費乘傳以行人護歸居四年卒贈少保諡文節廷機繫閣籍六年秉政止九月無大過言路以其與申時行沈一貫輩密相授受故交章逐之輔臣以齟齬受辱屏棄積年

而後去前此未有也廷機輔政時四川巡撫喬璧星銳欲討鎮雄安堯臣與貴州守臣持議不決廷機力主撤兵其後卒無事議者稱之閩人入閣自楊榮陳山後以語言難曉垂二百年無人廷機始與葉向高並命後周如磐張瑞圖林釭蔣德璟黃景昉復相繼云

吳道南字會甫崇仁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及第授編修進左中允直講東宮太子偶旁囑道南即輟講拱俟太子為改容歷左諭德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歷

城高苑牛產犢皆兩首兩鼻道南請盡蠲山東諸稅召
還內臣又因災異言貂璫斂怨乞下詔罪已與天下更
新皆不報尋請追諡建文朝忠臣京師久旱疏言天下
人情鬱而不散致成旱災如東宮天下本不使講明經
術練習政務久寘深闈聰明隔塞鬱一也法司懸缺半
載讞鞫無人囹圄充滿有入無出愁憤之氣上薄日星
鬱二也內藏山積而閭閻半菽不充曾不發帑振救坐
視其死亡轉徙鬱三也累臣滿朝薦卞孔時時稱循吏

因權璫構陷一繫數年鬱四也廢棄諸臣實堪世用一
斥不復山林終老鬱五也陛下誠渙發德音除此數鬱
不崇朝而雨露遍天下矣帝不省道南遇事有操執明
達政體朝鮮貢使歸請市火藥執不予土魯番貢玉請
勿納遼東議開科試士以巖疆當重武格不行父喪歸
服闋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與方從
哲並命三辭不允久之始入朝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謝
乃蒞任帝不視朝久皆先蒞任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

直全官從哲為言帝令先視事道南疏謝居數日言臣就列經旬僅下瑞王婚禮一疏他若儲宮出講諸王豫教簡大僚舉遺佚撤稅使補言官諸事廷臣舌敝以請者舉皆杳然豈陛下簡置臣等意帝優詔答之卒不行迨帝因梃擊之變召見羣臣慈寧宮道南始得面謝自是不獲再見織造中官劉成死遣其黨呂貴往護貴喉奸民留已督造中旨許之命草勅道南偕從哲爭且詢疏所從進請永杜內降弗聽鄱陽故無商稅中官為稅

使置闢湖口征課道南極言傍湖舟無所泊多覆沒請
罷闢勿征亦不納道南輔大政不為詭隨頗有時望歲
丙辰偕禮部侍郎劉楚先典會試吳江舉人沈同和者
副都御史李文子目不知書賄禮部吏與同里趙鳴陽
連號舍其首场七篇自坊刻外背鳴陽筆也榜發同和
第一鳴陽亦中式都下大譁道南等亟檢舉詔令覆試
同和竟日構一文下吏戍烟瘴鳴陽亦除名先是湯賓
尹科場事實道南發之其黨側目御史李嵩周師旦遂

連章論道南而給事中劉文炳攻尤力道南疏辨乞休
頗侵文炳文炳遂極詆御史張至發助之道南不能堪
言臺諫劾閣臣職也未有肆口嫚罵者臣辱國已甚請
立罷黜帝雅重道南謫文炳外任奪嵩等俸御史韓浚
朱堦救文炳復詆道南道南益求去杜門踰年疏二十
七上帝猶勉留會繼母訃至乃賜道里費遣行人護歸
天啓初以覃恩即家進太子太保居二年卒贈少保諡
文恪

贊曰傳稱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其王家屏沈鯉之謂
乎廷機雖頗叢物議然清節不汙若于陞之世德慎行
之博聞亦足稱羽儀廊廟之選矣

明史卷二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十七考證

王家屏傳家屏柄國止半載又強半杜門以戇直去國
朝野惜焉 臣嚴福按二十二年王錫爵謝政命廷
推閣臣吏部首列家屏帝以爭國本之嫌嚴旨責尚
書陳有年見明實錄謹附考

沈鯉傳鯉字仲化歸德人

臣

嚴福按鯉以歸德衛籍

第進士明初降歸德為州至嘉靖二十四年復升歸德

為府而設商邱縣鯉應為商邱人以隸衛籍仍係歸德見題名錄及地理志謹附考

沈鯉傳進世廟諸妃葬金山者配食永陵

臣嚴福按

穆宗生母杜皇后初葬金山隆慶初遷祔永陵世宗二十六嬪惟五妃葬嶼兒峪餘俱在金山見明典彙謹附考

沈鯉傳鄭貴妃父承憲

臣嚴福按承憲外戚傳作成

憲與此異謹識

沈鯉傳孝陵明樓災

臣

嚴福按本紀三十二年五月

火長陵明樓五行志無三十二年事傳作孝陵與紀

互異謹識

沈鯉傳給事中曹于汴

臣

嚴福按給事中曹于汴楊

時喬傳作曹于汴于汴自有傳從曹為是楊傳乃誤

也謹識

明史卷二百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十八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一百六

申時行

子用懋用嘉
孫紹芳

王錫爵

弟鼎爵
子衡

沈一貫

方從哲

沈 灌

弟 演

申時行字汝默長洲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第一授修

撰歷左庶子掌翰林院事萬歷五年由禮部右侍郎改吏部時行以文字受知張居正蘊藉不立崖異居正安之六年三月居正將歸葬父請廣閣臣遂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已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累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張居正攬權久操羣下如束濕異已者率逐去之及居正卒張四維時行相繼柄政務為寬大以次收召老成布列庶位朝論多稱之然是時內閣權積重六卿大抵徇閣臣指諸大臣

由四維時行起樂其寬多與相厚善四維憂歸時行為
首輔余有丁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先後同居政府無嫌
猜而言路為居正所遏至是方發舒以居正素暱時行
不能無諷刺時行外示博大能容人心故弗善也帝雖
樂言者許居正短而頗惡人論時事言事者間謫官衆
以此望時行口語相詆譏諸大臣又皆右時行挂言者
口言者益憤時行以此損物望十二年三月御史張文
熙嘗言前閣臣專恣者四事請帝永禁革之時行疏爭

曰文熙謂部院百執事不當置考成簿送閣察考吏兵
二部除授不當一一取裁督撫巡按行事不當密揭請
教閣中票擬當使同官知夫閣臣不職當罷黜若并其
執掌盡削之是因噎廢食也至票擬無不與同官議者
帝深以為然絀文熙議不用御史丁此呂言侍郎高啟
愚以試題勸進居正帝手疏示時行時行曰此呂以暖
昧陷人大辟恐讒言接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書
楊巍因請出此呂於外帝從巍言而給事御史王士性

李植等交章劾魏阿時行意蔽塞言路帝尋亦悔之命
罷啟愚留此呂時行魏求去有丁國言大臣國體所繫
今以羣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魏心國尤不勝憤專
疏求去詆諸言路副都御史石星侍郎陸光祖亦以為
言帝乃聽魏出此呂於外慰留時行國而言路羣起攻
國時行請量罰言者言者益心憾既而李植江東之以
大峪山壽宮事憾時行不勝貶去閣臣與言路日相水
火矣初御史魏允貞郎中李三才以科場事論及時行

子用樵貶官給事中鄒元標劾罷時行姻徐學謨時行
假他疏逐之去已而占物情稍稍擢三人官三人得毋
廢世以此稱時行長者時行欲收人心罷居正時所行
考成法一切為簡易亦數有獻納嘗因災異力言催科
急迫徵派加增刑獄繁多用度侈靡之害又嘗請止撫
按官助工贓罰銀請減織造數趣發諸司章奏緣尚寶
卿徐貞明議請開畿內水田用鄧子龍劉綎平隴川薦
鄭洛為經畧趣順義王東歸寢葉夢熊奏以弭楊應龍

之變然是時天下承平上下恬熙法紀漸不振時行務承帝指不能大有建立帝每遇講期多傳免時行請雖免講仍進講章自後為故事講筵遂永罷評事雒于仁進酒色財氣四箴帝大怒召時行等條分析之將重譴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于仁自引去于仁賴以免然章奏留中自此始十四年正月光宗年五歲而鄭貴妃有寵生皇三子常洵頗萌奪嫡意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廷臣以貴妃故多指斥宮闈觸帝怒被嚴譴帝嘗

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李樾檜等顯侵貴妃時行請帝
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
得專達帝甚悅衆多咎時行者時行連請建儲十八年
帝召皇長子皇三子令時行入見毓德宮時行拜賀請
亟定大計帝猶豫久之下詔曰朕不喜激聒近諸臣章
奏槩留中惡其離間朕父子若明歲廷臣不復瀆擾當
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廷
臣毋激擾明年八月工部主事張有德請具冊立儀注

帝怒命展期一年而內閣中亦有疏入時行方在告次
輔國首列時行名時行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初不預
知冊立之事聖意已定有德不諳大計惟宸斷親裁勿
因小臣妨大典於是給事中羅大紘劾時行謂陽附羣
臣之議以請立而陰緩其事以內交中書黃正賓復論
時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二人皆被黜責御史鄒
德詠疏復上時行力求罷詔馳驛歸歸三年光宗始出
閣講學十年始立為皇太子四十二年時行年八十帝

遣行人存問詔書到門而卒先以雲南岳鳳平加少師
兼太子太師中樞殿大學士詔贈太師諡文定子用懋
用嘉用懋字敬中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神宗擢
太僕少卿仍視職方事再遷右倉都御史巡撫順天崇
禎初歷兵部左右侍郎拜尚書致仕歸卒贈太子太保
用嘉舉人歷官廣西參政孫紹芳進士戶部左侍郎

王錫爵字元馭太倉人嘉靖四十一年舉會試第一廷
試第二授編修累遷至祭酒萬曆五年以詹事掌翰林

院張居正奪情將廷杖吳中行趙用賢等錫爵要同館
十餘人詣居正求解居正不納錫爵獨造喪次切言之
居正徑入不顧中行等既受杖錫爵持之大慟明年進
禮部右侍郎居正甫歸治喪九卿急請召還錫爵獨不
署名旋乞省親去居正以錫爵形已短益銜之錫爵遂
不出十二年冬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
機務還朝請禁諂諛抑奔競戒虛浮節侈靡闢橫議簡
工作帝咸褒納初李植江東之與大臣申時行楊巍等

相構以錫爵負時望且與居正貳力推之比錫爵至與時行合反出疏力排植等植等遂悉去時時行為首輔許國次之三人皆南畿人而錫爵與時行同舉會試且同郡政府相得甚然時行柔和而錫爵性剛負氣十六年子衡舉順天試第一郎官高桂饒伸論之錫爵連章辨訐語過忿伸坐下詔獄除名桂謫邊方御史喬璧星請帝戒諭錫爵務擴其量為休休有容之臣錫爵疏辨以是積與廷論忤時羣臣請建儲者衆帝皆不聽十八

年錫爵疏請豫教元子錄用言官姜應麟等且求宥故
巡撫李材不報嘗因旱災自陳乞罷帝優詔留之浩爾
齊宰桑犯西陲議者爭請用兵錫爵主款與時行合未
幾偕同列爭冊立不得杜門乞歸尋以母老連乞歸省
乃賜道里費遣官護行歸二年時行國及王家屏相繼
去位有詔趣召錫爵二十一年正月還朝遂為首輔先
是有旨是年春舉冊立大典戒廷臣毋瀆陳廷臣鑒張
有德事咸默默及是錫爵密請帝決大計帝遣內侍以

手詔示錫爵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且並封為王錫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諭旨而又外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為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則元子即嫡子而生母不必崇位號以上歷皇貴妃亦擬諭以進同列趙志臯張位咸不預聞帝竟以前諭下禮官令即具儀於是舉朝大譁給事中史孟麟禮部尚書羅萬化等羣詣錫爵第力爭廷臣諫者章日數上錫爵偕志臯位力請追還前詔帝不從

已而諫者益多而岳元聲顧允成張納陸陳泰來于孔
兼李啟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禎等遮錫爵於朝房面
爭之李騰芳亦上書錫爵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
不報乃自劾三悞乞罷斥帝亦迫公議追寢前命命少
俟二三年議行錫爵旋請速決且曰曩元子初生業為
頒詔肆赦詔書稱祇承宗社明以皇太子待之矣今復
何疑而弗決哉不報七月彗星見有詔修省錫爵因請
延見大臣又言彗漸近紫微宜慎起居之節寬左右之

刑寡嗜欲以防疾散積聚以廣恩踰月復言禁已入紫微非區區用人行政所能消弭惟建儲一事可以禳之蓋天王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今前星既耀而不早定故致此災誠速行冊立天變自弭帝皆報聞仍持首春待期之說錫爵答奏復力言之又連章懇請十一月皇太后生辰帝御門受賀畢獨召錫爵煖閣勞之曰卿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叩頭謝因力請早定國本帝曰中宮有出奈何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

元子已十三尚何待況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者帝頗感動錫爵因請頒名對保聖躬退復上疏力請且曰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舉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得疏心益動手詔諭錫爵卿每奏必及皇貴妃何也彼數勸朕朕以祖訓后妃不得與外事安敢輒從錫爵上言今與皇長子相形者惟皇貴妃子天下不疑皇貴妃而誰疑皇貴妃不引為己責而誰責祖訓不與外事者不與外廷用人行政之事也

若冊立乃陛下家事而皇三子又皇貴妃親子陛下得不與皇貴妃謀乎且皇貴妃久侍聖躬至親且賢外廷紛紛莫不歸怨臣所不忍聞臣六十老人力捍天下之口歸功皇貴妃陛下尚以為疑然則必如羣少年盛氣以攻皇貴妃而陛下反快於心乎疏入帝領之志臯位亦力請居數日遂有出閣之命而帝令廣市珠玉珍寶供出閣儀物計直三十餘萬戶部尚書楊駿民等以故事爭給事中王德完等又力諫帝遂手詔諭錫爵欲易

期錫爵婉請乃不果易明年二月出閣禮成俱如東宮
儀中外為慰錫爵在閣時嘗請罷江南織造停江西陶
器減雲南貢金出內帑振河南饑帝皆無忤眷禮逾前
後諸輔臣其救李沂力爭不宜用廷杖尤為世所稱特
以阿並封指被物議既而郎中趙南星斥侍郎趙用賢
放歸論救者咸遭譴謫衆指錫爵為之雖連章自明且
申救人卒莫能諒也錫爵遂屢疏引疾乞休帝不欲其
去為出內帑錢建醮祈愈錫爵力辭疏八上乃允先累

加太子太保至是命改吏部尚書進建極殿賜道里費
乘傳行人護歸歸七年東宮建遣官賜敕存問賚銀幣
羊酒三十五年廷推閣臣帝既用于慎行葉向高李廷
機還念錫爵特加少保遣官召之三辭不允時言官方
厲鋒氣錫爵進密揭力詆中有上於章奏一槩留中特
鄙夷之如禽鳥之音等語言官聞之大憤給事中段然
首劾之其同官胡嘉棟等論不已錫爵亦自闔門養重
竟辭不赴又三年卒於家年七十七贈太保謚文肅子

衡字辰玉少有文名為舉首才自稱因被論遂不復會
試至二十九年錫爵罷相已久始舉會試第二人廷試
亦第二授編修先父卒錫爵弟鼎爵進士累官河南提
學副使

沈一貫字肩吾鄞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
充日講官進講高宗諒陰拱手曰托孤寄命必忠貞不
二心之臣乃可使百官總已以聽苟非其人不若躬親
聽覽之為孝也張居正以為刺已頗憾一貫居正卒始

遷左中允歷官吏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加太子賓客
假歸二十二年起南京禮部尚書復召為正史副總裁
協理詹事府未上王錫爵趙志臯張位同居內閣復有
旨推舉閣臣吏部舉舊輔王家屏及一貫等七人名以
上而帝方怒家屏譙責尚書陳有年有年引疾去一貫
家居久故有清望閣臣又力薦之乃詔以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與陳于陞同入閣預機務命行人即家起馬會
朝議許日本封貢一貫慮貢道出寧波為鄉郡患極陳

其害貢議乃止未幾錫爵去于陞位第三每獨行已意
一貫柔而深中事志臯等惟謹其後于陞卒官志臯病
痺久在告位以薦楊鎬及憂危竝議事得罪去一貫與
位嘗私致鎬書為贊畫主事丁應泰所劾位疏辨激上
怒罷一貫惟引咎帝乃慰留之時國本未定廷臣爭十
餘年不決皇長子年十八諸請冊立冠婚者益迫帝責
戶部進銀二千四百萬為冊立分封諸典禮費以困之
一貫再疏爭不聽二十八年命營慈慶宮居皇長子工

竣諭一貫草敕傳示禮官上冊立冠婚及諸王分封儀
敕既上帝復留不下一貫䟽趣則言朕因小臣謝廷讚
乘機邀功故中輟俟皇長子移居後行之既而不舉行
明年貴妃弟鄭國泰迫羣議請冊立冠婚並行一貫因
再草敕請下禮官具儀不報廷議有欲先冠婚後冊立
者一貫不可曰不正名而苟成事是降儲君為諸王也
會帝意亦頗悟命即日舉行九月十有八日漏下二鼓
詔下既而帝復悔令改期一貫封還詔書言萬死不敢

奉詔帝乃止十月望冊立禮成時論頗稱之會志臯於九月卒一貫遂當國初志臯病久一貫屢請增閣臣及是乃簡用沈鯉朱賡而事皆取決於一貫尋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自一貫入內閣朝政已大非數年之間礦稅使四出為民害其所誣劾逮繫者悉滯獄中吏部疏請起用建言廢黜諸臣并考選科道官久抑不下中外多以望閣臣一貫等數諫不省而帝久不視朝閣臣屢請皆不報一貫初輔政面恩一見帝而

已東征及楊應龍平帝再御午門樓受俘一貫請陪侍
賜面對皆不許上下否隔甚一貫雖小有救正大率依
違其間物望漸減迨三十年二月皇太子婚禮甫成帝
忽有疾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俄獨命一貫入啟祥宮
後殿西煖閣皇后貴妃以疾不侍側皇太后南面立稍
北帝稍東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諸王跪於前一貫
叩頭起居訖帝曰先生前朕病日篤矣享國已久何憾
佳兒佳婦付與先生惟輔之為賢君礦稅事朕因殿工

未竣權宜採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
所遣內監皆令還京法司釋久繫罪囚建言得罪諸臣
咸復其官給事中御史即如所請補用朕見先生止此
矣言已就卧一貫哭太后太子諸王皆哭一貫復奏今
尚書求去者三請定去留帝留戶部陳蕖兵部田樂而
以祖陵衝決削工部楊一魁籍一貫復叩首出擬旨以
進是夕閣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諭至具
如帝語一貫者諸大臣咸喜翼日帝疾瘳悔之中使二

十輩至閤中取前諭言礦稅不可罷釋因錄直臣惟卿
所裁一貫欲不予中使輒搏顙幾流血一貫惶遽繳入
時吏部尚書李戴左都御史溫純期即日奉行頒示天
下刑部尚書蕭大亨則謂弛獄須再請無何事變太僕
卿南企仲劾戴大亨不即奉帝諭起廢釋囚帝怒并二
事寢不行當帝欲追還成命司禮太監田義力爭帝怒
欲手刃之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一貫所繳前諭至後
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怯也自是大

臣言官疏請者日相繼皆不復聽礦稅之害遂終神宗世帝自疾瘳以後政益廢弛稅監王朝梁永高淮等所至橫暴奸人乘機虐民者愈衆一貫與鯉廩共著論以風又嘗因事屢爭且揭陳用人行政諸事帝不省顧遇一貫厚嘗特賜敕獎之一貫素忌鯉鯉亦自以講筵受主眷非由一貫進不為下二人漸不相能禮部侍郎郭正域以文章氣節著鯉甚重之都御史溫純吏部侍郎楊時喬皆以清嚴自持相標置一貫不善也會正域議

奪呂本諡一貫賡與本同鄉寢其議由是益惡正域并
惡鯉及純時喬等而黨論漸興浙人與公論忤由一貫
始三十一年楚府鎮國將軍華越訐楚人華奎為假王
一貫納王重賄令通政司格其疏月餘先上華奎劾華
越欺罔四罪疏正域楚人頗聞假王事有狀請行勘虛
實以定罪案一貫持之正域以楚王饋遺書上帝不省
及撫按臣會勘并廷臣集議疏入一貫力右王嗾給事
中錢夢臯楊應文劾正域勒歸聽勘華越等皆得罪正

域甫登舟未行而妖書事起一貫方銜正域與鯉其黨
康丕揚錢夢臯等遂捕僧達觀醫生沈令譽等下獄窮
治之一貫從中主其事令錦衣帥王之禎與丕揚大索
鯉私第三日發卒圍正域舟執掠其婢僕乳媪皆無所
得乃以皦生光具獄二事錯見正域及楚王傳中始都
御史純劾御史于永清及給事中姚文蔚語稍涉一貫
給事中鍾兆斗為一貫論純御史湯兆京復劾兆斗而
直純純十七疏求去一貫佯揭留純至歲乙巳大察京

朝官純與時喬主其事夢臯北斗皆在黜中一貫怒言於帝以京察疏留中久之乃盡留給事御史之被察者且許純致仕去於是主事劉元珍龐時雍南京御史朱吾弼力爭之謂二百餘年計典無特留者時南察疏亦留中後迫衆議始下一貫自是積不為公論所與彈劾日衆因謝病不出三十四年七月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復連章劾其奸貪一貫憤益求去帝為黜嘉訓奪居相俸允一貫歸鯉亦同時罷而一貫獨得溫旨雖

唐右之論者益訾其有內援焉一貫之入閣也為錫爵
志臯所薦輔政十有三年當國者四年枝拄清議好同
惡異與前後諸臣同至楚宗妖書京察三事獨犯不韙
論者醜之雖其黨不能解免也一貫歸言者追劾之不
已其鄉人亦多受世詆譏云一貫在位累加少傅兼太
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家居十年卒贈太傅
謚文恭

方從哲字中涵其先德清人隸籍錦衣衛家京師從哲

登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屢遷國子祭酒請告家
居久不出時頗稱其恬雅大學士葉向高請用為禮部
右侍郎不報中旨起吏部左侍郎為給事中李成名所
劾求罷不允四十一年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
吳道南並命時道南在籍向高為首輔政事多決於向
高向高去國從哲遂獨相請召還舊輔沈鯉不允御史
錢春劾其容悅從哲乞罷帝優旨慰留未幾道南至會
張差梃擊事起刑部以瘋癲蔽獄王之寀鈎得其情龐

保劉成等跡始露從哲偕道南斥之寔言謬妄帝納之
道南為言路所詆求去者經歲以母憂歸從哲復獨相
即疏請推補閣臣自後每月必請帝以一人足辦迄不
增置從哲性柔懦不能任大事時東宮久輟講瑞王婚
禮逾期惠王桂王未擇配福府莊田遣中使督賦又議
令鬻鹽中旨命呂貴督織造駙馬王昺以救劉光復褫
冠帶山東盜起災異數見言官翟鳳翀郭尚賓以直言
貶帝遣中使令工部侍郎林如楚繕修咸安宮宣府缺

餉數月從哲皆上疏力言帝多不聽而從哲有內援以
名爭而已實將順帝意無所匡正向高秉政時黨論鼎
沸言路交通銓部指清流為東林逐之殆盡及從哲秉
政言路已無正人黨論漸息丁巳京察盡斥東林且及
林居者齊楚浙三黨鼎立務搏擊清流齊人忝詩教從
哲門生勢尤張從哲昵羣小而帝怠荒亦益甚畿輔山
東山西河南江西及大江南北相繼告災疏皆不發舊
制給事中五十餘員御史百餘員至是六科止四人而

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
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僅四五人都御史數年空署督
撫監司亦屢缺不補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
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畫憑久滯都下時攀執
政輿哀訴詔獄囚以理刑無人不決遣家屬聚號長安
門職業盡弛上下解體四十六年四月

大清兵克撫順朝野震驚帝初頗憂懼章奏時下不數
月泄泄如故從哲子世鴻殺人巡城御史劾之從哲乞

罷不允長星見東南長二丈廣尺餘十有九日而滅是日京師地震從哲言妖象怪徵層見疊出除臣奉職無狀痛自修省外望陛下大奮乾綱與天下更始朝士雜然笑之帝亦不省御史熊化以時事多艱佐理無効劾從哲乞用災異策免從哲懇求罷堅卧四十餘日閤中虛無人帝慰留再三乃起視事明年二月楊鎬四路出師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用紅旗督戰師大敗禮部主事夏嘉遇謂遼事之壞由興邦及從哲庇李維翰所致兩

疏劾之從哲求罷不敢入閣視事於朝房帝優旨慰留乃復故而反擢興邦為太常少卿未幾

大清兵連克開原鐵嶺廷臣於文華門拜疏立請批發又候旨思善門皆不報從哲乃叩首仁德門跪俟俞旨帝終不報俄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畧亦不報請補閣臣疏十上情極哀始命廷推及推上又不用從哲復連請乃簡用史繼偕沈瀛疏仍留中終帝世寢不下御史張新詔劾從哲諸所疏揭委罪君父

誣言欺人祖宗二百年金甌壞從哲手御史蕭毅中劉蔚周方鑑楊春茂王尊德左光斗山西參政徐如翰亦交章擊之從哲連疏自明且乞罷帝皆不問自劉光復繫獄從哲論救數十疏帝特釋為民而用人行政諸章奏終不發帝有疾數月會皇后崩從哲哭臨畢請至榻前起居召見弘德殿跪語良久因請補閣臣用大條下臺諫命帝許之乃叩頭出帝素惡言官前此考選除授者率候命二三年及是候八年從哲請至數十疏竟不

下帝自以海宇承平官不必備有意損之及遼左軍興
又不欲矯前失行之如舊從哲獨秉國成卒無所匡救
又用姚宗文閱遼東齟齬累熊廷弼去遼陽遂失論者
謂明之亡神宗實基之而從哲其罪首也四十八年七
月丙子朔帝不豫十有七日大漸外廷憂危從哲偕九
卿臺諫詣思善門問安越二日召從哲及尚書周嘉謨
李汝華黃嘉善黃克纘等受顧命又二日乃崩八月丙
午朔光宗嗣位鄭貴妃以前福王故懼帝銜之進珠玉

及侍姬八人。噉帝選侍李氏。最得帝寵貴。妃因請立選侍為皇后。選侍亦為貴妃。求封太后。帝已於乙卯得疾。丁巳力疾御門。命從哲封貴妃為皇太后。從哲遽以命禮部侍郎孫如游。力爭事乃止。辛酉。帝不視朝。從哲偕廷臣詣宮門。問安。時都下紛言中官崔文昇進洩藥。帝由此委頓。而帝傳諭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語羣情益疑駭。給事中楊漣劾文昇。并及從哲。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並上書從哲。請保護聖

體速建儲貳從哲候安因言進藥宜慎帝褒答之戊辰
新閣臣劉一燝韓爌入直帝疾已殆辛未召從哲一燝
爌英國公張惟賢吏部尚書周嘉謨戶部尚書李汝華
禮部侍郎署部事孫如游刑部尚書黃克纘左都御史
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御史顧慥等至乾清宮帝
御東暖閣憑几皇長子皇五子等皆侍帝命諸臣前從
哲等因請慎醫藥帝曰十餘日不進矣遂諭冊封選侍
為皇貴妃甲戌復召諸臣諭冊封事從哲等請速建儲

貳帝顧皇長子曰卿等其輔為堯舜又語及壽宮從哲等以先帝山陵對帝自指曰朕壽宮也諸臣皆泣帝復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候宮門外頃之中使傳上體平善日晡可灼出言復進一丸從哲等問狀曰平善如前明日九月乙亥朔卯刻帝崩中外皆恨可灼甚而從哲擬遺旨賚可灼銀幣時李選侍居乾清宮

羣臣入臨諸閣閉宮門不許入劉一燝楊漣力挂之得
哭臨如禮擁皇長子出居慈慶宮從哲委蛇而已初鄭
貴妃居乾清宮侍神宗疾光宗即位猶未遷尚書嘉謨
責貴妃從子養性乃遷慈寧宮及光宗崩而李選侍居
乾清宮給事中漣及御史左光斗念選侍嘗邀封后非
可令居乾清以冲主付託也於是議移宮爭數日不決
從哲欲徐之至登極前一日一燝燝邀從哲立宮門請
選侍乃移噦鸞宮明日庚辰熹宗即位先是御史王安

舜劾從哲輕薦狂醫又賞之以自掩從哲擬太子令旨
罰可灼俸一年御史鄭宗周劾文昇罪請下法司從哲
擬令旨司禮察處及御史郭如楚馮三元焦源溥給事
中魏應嘉太常卿曹珖光祿少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
先後上疏言可灼罪不容誅從哲庇之國法安在而給
事中惠世揚直糾從哲十罪三可殺言從哲獨相七年
妨賢病國罪一驕蹇無禮失悞哭臨罪二梃擊青宮庇
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殺人蔑視

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撫
臣罪七馬上催戰覆沒全師罪八徇私罔上鼎鉉貽羞
罪九代營權稅蠹國殃民罪十貴妃求封后舉朝力爭
從哲依違兩可當誅者一李選侍乃鄭氏私人抗凌聖
母飲恨而沒從哲受劉遜李進忠所盜美珠欲封選侍
為貴妃又聽其久據乾清當誅者二崔文昇用洩藥傷
損先帝諸臣論之從哲擬脫罪李可灼進劫藥從哲擬
賞賚當誅者三疏入責世揚輕詆從哲累求去皆慰留

已而張潑表化中王允成等連劾之皆不聽其冬給事中程註復劾之從哲力求去疏六上命進中樞殿大學士賚銀幣蟒衣遣行人護歸天啓二年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可灼進紅丸斥從哲為弑逆詔廷臣議都御史鄒元標主慎行疏從哲疏辨自請削官階投四裔帝慰諭之給事中魏大中以九卿議久稽趣之上廷臣多主慎行罪從哲惟刑部尚書黃克纘御史王志道徐景瀛給事中汪慶百右從哲而詹事公鼐持兩端時大

學士燠述進藥始末為從哲解於是吏部尚書張問達
會戶部尚書汪應蛟合奏言進藥始末臣等共聞見輔
臣視皇考疾急迫倉皇弑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醫
官且非知脈知醫者以藥嘗試先帝龍馭即上昇從哲
與臣等九卿未能止均有罪乃反賚可灼及御史安舜
有言止令養病去罰太輕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如從
哲請削其官階為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可勝誅而文昇
當皇考哀感傷寒時進大黃涼藥罪又在可灼上法皆

宜顯僂以洩公憤議上可灼遣戍文昇放南京而從哲
不罪無何慎行引疾去五年魏忠賢輯梃擊紅丸移宮
三事為三朝要典以傾正人遂免可灼戍命文昇督漕
運其黨徐大化請起從哲從哲不出然一時請誅從哲
者貶殺畧盡矣崇禎元年二月從哲卒贈太傅謚文端
三月下文昇獄戍南京

沈澹字銘鎮烏程人父節甫字以安嘉靖三十八年進
士授禮部儀制主事厯祠祭郎中詔建祠禁內令黃冠

祝釐節甫持不可尚書高拱恚甚遂移疾歸起光祿丞
會拱掌吏部復移疾避之萬厯初屢遷至南京刑部右
侍郎召為工部左侍郎攝部事御史高舉言節甫素負
難進之節不宜一歲三遷吏部以節甫有物望絀其議
節甫連上疏請省浮費核虛冒止興作減江浙織造停
江西瓷器帝為稍減織造數中官傳奉節甫持不可且
上疏言之又嘗獻治河之策語鑿鑿可用父憂歸卒贈
右副都御史天啟初漕方柄用得賜諡端清漕與弟演

同登萬厯二十年進士。漑改庶吉士，授檢討。累官南京禮部侍郎，掌部事。西洋人利瑪竇入貢，因居南京，與其徒王豐肅等倡天主教。士大夫多宗之。漑奏陪京都會不宜令異教處此，識者韙其言。然漑素乏時譽，與大學士從哲同里，閉相善也。神宗未從哲，獨當國，請補閣臣。詔會推，忤詩教等緣從哲意，擯何宗彥、劉一燝輩，獨以漑及史繼偕名。上帝遂用之。或曰：由從哲薦也。疏未發，明年神宗崩，光宗立，乃召漑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未至光宗復崩天啟元年六月淮始至故事詞臣教習內書堂所教內豎執弟子禮李進忠劉朝皆淮弟子李進忠者魏忠賢始名也淮既至密結二人乃奏言遼左用兵亟臣謹於東陽義烏諸邑及揚州淮安募材官勇士二百餘請以勇士隸錦衣衛而量授材官職進忠朝方舉內操得淮奏大喜詔錦衣官訓練募士授材官王應斗等遊擊以下官有差淮又奏募兵後至者復二百餘人請發遼東四川軍前詔從之尋加太子太保進

文淵閣再進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禁中內操日盛駙馬都尉王曷亦奉詔募兵願得帷幄重臣主其事廷臣皆言漵與朝陰相結於是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等劾漵陽託募兵陰藉通內劉朝內操漵使門客誘之王曷疏疑出漵教閹人戚畹姦輔內外弄兵長安片上成戰場矣漵疏辨因請疾求罷帝慰留之世揚等遂盡發漵通內狀刑部尚書王紀再疏劾漵比之蔡京漵亦劾紀保護熊廷弼佟卜年劉一燾等詔

兩解之未幾紀以下年獄削籍議者益側目漑大學士
葉向高言紀漑交攻均失大臣體今以讞獄斥紀如公
論何朱國祚至以去就爭帝皆弗聽漑不自安乃力求
去命乘傳歸逾年卒贈太保謚文定漑弟演由工部主
事歷官南京刑部尚書

贊曰神宗之朝於時為豫於象為蠱時行諸人有鳴豫
之凶而無幹蠱之畧外畏清議內固恩寵依阿自守掩
飾取名弼諧無聞循默避事書曰股肱惰哉萬事隳哉

此孔子所為致歎於焉用彼相也

明史卷二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十八考證

申時行傳既而李植江東之以大峪山事撼時行不勝
貶去

臣

章宗瀛按焦竑所撰時行神道碑云時行

奉命往視大峪山植言大峪非吉壤時行與尚書徐
學謨暱故贊其成憾尚書陳邦經異議故致其去時
行一一疏辨謹識

王錫爵傳子衡舉順天鄉試第一

臣

章宗瀛按錫爵

行狀云高桂饒伸疏中式可疑者八人衡與馬錫爵
因疏請覆試但八人亦未臚列謹識

明史卷二百十八考證